

國學小叢書

尚書論畧

陳柱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尙書論略

吾國之記載。最古者莫如尙書。世界之記載。最古而最完備者。亦莫如尙書。是故凡欲研究世界之文化者。不可不讀尙書。況生於其國。而欲研究其國之學術者乎。不特此也。研究高深之國學者。固不可不讀尙書。然欲得國學之常識者。又豈可以不讀尙書乎。雖然。尙書豈易讀哉。近儒陳衍曰。治尙書當先辨古今文。然辨古今文又豈易言哉。王先謙云。國朝指清朝今引其原文不復追改諸儒。挾僞扶經。旣美且備。惜其散而無紀。尋繹爲難。學者束髮受尙書。垂老而不能明真僞古今之辨。豈不哀哉。夫卽此真僞古今之辨。已如是其難。況治尙書之事。尙不止此邪。今特以治尙書者應知之事。略爲有統系之陳述。庶使學者易明而已。凡其所論大要如下。

一 尙書之起源

二 尙書之刪述

三尙書之定義

四尙書之今古文

甲伏生之今文

乙孔安國之古文

丙河間獻王之古文

丁張霸之僞古文

戊梅賾之僞古文

己馬鄭注古文之亡

庚先儒僞古文之辨

辛辨近人謂孔安國無古文之說

五伏孔皆有古今文

六書序百篇之真僞

七尙書之價值

八研究尙書之步驟

九結論

此其大略矣。以下不復標舉細目。學者覽其終始。則自能釋然耳。

夫尙書何自始乎。漢書藝文志云。易曰。河出圖。洛出書。聖人則之。故書之所起遠矣。藝文志本於劉歆之七略。而班書五行志引劉歆說云。虞羲氏繼天而王。受河圖。則而畫之。八卦是也。禹治洪水。賜雒書。法而陳之。洪範是也。蓋謂聖人法河圖而爲卦。法洛書而爲書。書卽尙書之書。此不足信之說也。夫河圖洛書。姑勿論其事之爲古人寄託。藉令有之。當亦不過覩鳥獸蹄迹之迹之類。謂覩鳥獸蹄迹之迹。而晤造書契則可。謂鳥獸蹄迹之迹。即書契則不可。謂覩河圖洛書而知畫卦造文字則可。而謂河圖洛書卽八卦卽文字則不可。夫以洛書爲文字尙不可。況以洛書爲尙書體之書乎。洛書非尙書體之書。則洛書無文理。聖人何從效之而

爲尙書乎。若以謂河圖洛書。是有文字之始。故引之云爾。然何不引庖羲之王天下。仰觀象。俯觀法。以畫八卦之事。而必引洛書乎。知劉班蓋以洛書有書。爲與尙書同類。故引之矣。且自黃帝之史倉頡造書契以來。亦當有書矣。豈始於夏禹之得洛書乎。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。左傳云。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。鄭玄注周禮外史三皇五帝之書。謂卽三墳五典。是鄭以三皇有書矣。而左傳疏引賈逵注則云。三墳三王之書。五典五帝之典。八索八王之法。九邱九州亡國之戒。賈以三墳爲三王之書。是賈以五帝始有書矣。然如賈說不應三墳在五典之上。且周禮爲周初之書。而周禮外史猶及掌之。則三皇豈得無書乎。則賈說非也。然或謂賈注三王宋本作皇。若然則賈鄭同矣。或據援神契說以爲三皇無文。三皇豈得有書乎。斯又當有說。予意有文字卽當有記識。易稱庖犧畫八卦。以通神明之德。以類萬物之情。則當時當已略有記識矣。故管子云。古者封泰山。禪梁父者七十二家。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。十有二者。無懷氏。慮犧氏。神農。炎帝。黃帝。顓頊。

帝嚳。堯。舜。禹。湯。周成王也。然則宓戲之前已略有記識矣。不然。則封禪將何稱焉。尙書大傳云。遂人以火紀。故託遂皇於天。伏羲以人事紀。故託戲皇於人。神農悉地力。故託農皇於地。三皇之說紛紜甚矣。要以斯言爲較可信。何也。以其言五帝爲黃帝。顓頊。帝嚳。堯。舜。而與五帝德及史記相合。伏生去古未遠。當有所本也。凡物必有所權輿。倉頡之造書契。雖謂覩鳥獸蹄迒之跡。然近則神農之結繩。遠則伏羲之八卦。實爲倉頡書契之所本。然則宓戲之畫卦。或當有本於遂皇。亦非必無之事也。然則謂三皇已有記識。豈得謂之謬乎。然而謂此時之記識。卽謂之書可乎。以堯典皋謨之簡約。知黃帝時之更簡約矣。黃帝時以庶業其繁。飾僞萌生。神農之結繩。不足以治之。而後作書契。則宓戲神農之記識。其簡約更可知矣。豈得有如今之尙書者乎。故謂三皇之記識。流而爲尙書可也。而謂三皇之書。卽無異於今之尙書不可也。然則周禮所云三皇五帝之書。左傳所謂三墳五典。果何書邪。蓋古來之傳說。而後世所追述云爾。太史公曰。百家言黃帝。其言不雅馴。縉

紳先生難言之。言黃帝尙如此。則三皇亦可知矣。故孔子刪書。斷自堯典。雖重堯舜之讓。而託始焉。然亦堯舜以前。頗難徵實故也。尙書緯云。孔子求書。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。迄於秦穆公。凡二千二百四十篇。以百二篇爲尙書。十八篇爲中候。此緯書之言。雖不足信。然自黃帝以來。文字日滋。人事日繁。年代久遠。則書策之多。附會之衆。孔子刪取之嚴。乃必然之事耳。史記孔子世家云。孔子之時。周室微而禮樂廢。詩書缺。追跡三代之禮。上紀唐虞之際。下至秦穆。編次其事。曰夏禮吾能言之。杞不足徵也。殷禮吾能言之。宋不足徵也。足則吾能徵之矣。然則孔子之時。書雖多而殘缺者亦衆矣。故孔子所存。取其足徵者而已。藝文志以爲孔子纂書百篇而爲之序。又云周書七十一篇。自注以謂周史記者。劉向云。蓋卽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。則班氏蓋本於劉氏。近儒簡朝亮非之云。孔子所論。豈百篇已乎。定四年左傳於魯云。命以伯禽。於晉云。命以唐誥。此孔子無不論之者。而序之百篇。今不及焉。然伯禽唐誥之名。雖載於左氏傳。未足以證孔子刪書。必當存此二

篇也。史記儒林傳云。伏生求其書。亡失數十篇。獨存二十九篇。雖不明言百篇。然以數十合二十九。則亦當在百篇之間耳。

然則何以名之曰尙書。鄭玄云。孔子尊而命之曰尙書。尙者上也。尊而重之。若天書然。故曰尙書。夫孔子於易。亦嘗尊之矣。曰假我數年。五十以學易。可以無大過矣。然而未嘗尊爲天易也。何獨專書爲天書乎。孔子曰。天何言哉。孔子豈以天爲有書乎。王肅曰。上所言。史所書。夫史錄君臣。豈惟上之書乎。豈惟言之書乎。簡朝亮駁之是也。僞孔傳敘云。伏生以古之書。謂之尙書。簡朝亮亦駁之曰。書訖秦誓。未可概之上古。則亦是也。然則尙書云者。子何取義乎。簡氏據墨子之說。以謂尙書本舊名是矣。而未盡也。且亦未能名尙書之義也。予按墨子明鬼篇云。尙書夏書。其次商周之書。以尙與其次對文。以夏書爲尙。以商周書爲次。則尙爲上古之義。尙書云者。猶今所謂上古史。本當時之舊稱。止以名虞夏以前之書。而商周之書則稱之曰書而已。在昔本自有別。至孔子刪書而總名之曰書。故見於周秦諸

書者多稱書。或稱虞書夏書。尠言尙書者。至漢則又以秦穆以前爲上世。故總而名之曰尙書。由斯以談。則尙書之名。乃上古之義。僞孔之說得之。尙書之名。不起於伏生。簡氏之說得之。然而以今之書爲尙書。則始於漢僞孔之說。亦非盡誣也。惟鄭氏尊若天書之說則妄耳。

漢書藝文志曰。昔仲尼沒而微言絕。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故春秋分爲五。詩分爲四。易有數家之傳。夫詩春秋易之異者。傳說異耳。文字異耳。而經之本未嘗大乖異。惟尙書則不然。自漢以來。凡爲尙書者。有今文古文之異焉。古文之中。有真古文僞古文之異焉。篇數之多寡有異也。篇卷之離合有異也。此學者所當明辨者也。所謂今文者。蓋始自伏生。而所謂古文。則始自孔安國。史記儒林傳云。

伏生者。濟南人也。故爲秦博士。孝文時欲求治尙書者。天下無有。乃聞伏生能治。欲召之。是時伏生年九十餘。老不能行。於是乃詔大常。使掌故朝錯往受之。秦時焚書。伏生壁藏之。其後兵大起。流亡。伏生求其書。亡數十篇。獨得二十九

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。學者由是頗能言尙書。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山東以教矣。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。歐陽生教千乘兒寬。兒寬旣通尙書。以文學應郡舉。詣博士受業。受業孔安國。張生亦爲博士。而伏生孫以治尙書徵。不能明也。自此之後。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尙書事。孔氏有古文尙書。而孔安國以今文讀之。因以起其家。逸書得十餘篇。蓋尙書滋多於是矣。

漢書藝文志云。

秦燔書禁學。濟南伏生獨壁藏之。漢興亡失。求得二十九篇。以教齊魯之間。訖孝宣世。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。古文尙書者。出孔子壁中。武帝末。魯恭王壞孔子宅。欲以廣其宮。而得古文尙書。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。皆古字也。孔安國者。孔子後也。悉得其書。以考二十九篇。得多十六篇。安國獻之。遭巫蠱事。未列於學官。

此今文古文之分也。班氏漢書比史記爲詳。然謂武帝末。魯共王壞孔子宅事。宜

從閭若璩訂正爲景帝時。閭氏云。

論衡云。孝景時。魯恭王壞孔子宅。較漢志武帝末三字則確甚。何也。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魯。徙二十七年薨。則薨當在武帝元朔元年癸丑。武帝方卽位十三年。安得云武帝末乎。且恭王初好治宮室。季年好音。則其壞孔子宅。以廣其宮。正初王魯之事。當作孝景時三字爲是。

至云孔安國獻之。亦當從朱彝尊訂正爲孔安國家。朱彝尊云。

司馬遷受書於安國者也。遷爲孔子世家。稱安國蚤卒。而遷自序云。予述黃帝以來。至太初而訖。是安國卒在太初前。若巫蠱事乃征和二年。距安國沒久矣。漢紀言古文尙書者。與漢志同。所異者惟曰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。則知漢書脫家字爾。

如此則世所疑年代不相及之說。可以解其惑矣。孔安國古文之外。尙有河間獻王之古文。漢書景十三年傳云。

河間獻王德。修學好古。實事求是。從民得善書。必爲好寫與之。留其真。加金帛。賜以招之。繇是四方道術之人。不遠千里。或有先祖舊書。多奉以奏獻王者。故得書與漢朝等。獻王所得書。皆古文先秦舊書。周官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。皆經傳說記。

据此則河間獻王復另有古文尙書矣。近儒王國維以謂獻王與魯恭王本係昆弟。獻王之薨。僅前於恭王二年。則恭王得書之時。獻王尙存。不難求其副本。故河間之尙書及禮。頗疑卽孔壁之傳本。然予竊頗以爲不然。蓋漢書明言民間有先祖舊書。多以奏獻王。又云。獻王所得書。皆古文先秦舊書。則其爲先秦舊寫本。而非出自孔壁明矣。漢去周秦未遠。秦雖燔書。然民間好書而藏之者。當不止伏孔二壁中。則古寫本之久而間出。亦非必無之事也。然獻王之本。亡於何時。則不可復知矣。若孔安國之古文。則旣不得立於學官。遂亦不能盛行於世。於是有張霸者。僞爲古文尙書。漢書儒林傳云。

世所傳百二篇者。出東萊張霸。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。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。凡百二篇。篇或數簡。文意淺陋。成帝時。求其古文者。霸以能爲百兩徵。以中書校之。非是。霸辭受。父有弟子尉氏樊並。時大中大夫平當。侍御史周敞。勸上存之。後樊並謀反。迺黜其書。

而王充論衡正說篇亦云。

孝景帝時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。得百篇尚書於牆壁中。武帝使使取視。莫能讀者。遂祕於中外。不得見。至孝成帝時。徵爲古文尚書學。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。空造百兩篇獻之成帝。帝出祕百篇以校之。皆不相應。於是下霸於吏。成帝高其才而不誅。亦惜其文而不滅。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。傳見之人。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。

論衡與漢書略有不同。然可以訂正後人之誤解漢書。如漢書云。周敞勸上存之。師古云。存者立其學。而論衡云。亦惜其文而不滅。則存者不滅之謂。非立於學官。

也。既明知其書之非。而欲誅其人。忽又立之於學。寧有是理邪。

張霸之書。其遺文僅見於論衡。魏晉以來。未見稱述。孫星衍所謂蓋亡於漢者也。漢書云。出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。又采左氏傳書敍爲作首尾。則與今日之僞孔。當亦無大異耳。孔安國之古文。得多十六篇。不立於學官。雖不盛行於時。然其書亦藏之祕府。漢志謂孔安國獻之。論衡謂武帝使使取視。莫能讀。遂祕於中。曰獻之。曰取視。爲說不同。然謂其書之入於祕府則一也。或取視而因以獻之。故記事者兩岐也。漢書云。以中書校之。論衡云。出祕百篇校之。則成帝時孔氏古文猶在祕府也。孔氏古文雖祕於中。外不得見。然孔氏以今文讀之。亦傳授不絕。漢書儒林傳云。

安國爲諫議大夫。授都尉朝。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。多古文說。都尉朝授膠東庸生。庸生授清河胡常。少子常授虢徐敖。敖授王璜。平陵塗惲。子真。子真授河南桑欽。君長。

此前漢傳古文尙書之見於史者之大畧也。後漢書儒林傳云。

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尙書。授都尉朝。朝授膠東庸譚。

尹敏初習歐陽尙書。後受古文。

周防師事徐州刺史。蓋豫受古文尙書。

孔僖魯國魯人也。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。

楊倫師事司徒丁鴻。習古文尙書。

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。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。馬融作傳。鄭玄注解。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。

又杜林傳云。

林博洽多聞。東海衛宏長於古學。見林闇然而服。濟南徐巡始師事宏。後更受林學。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。常寶愛之。出以示宏等曰。林流離兵亂。常恐斯經將絕。何意東海衛子。濟南徐生。復能傳之。是道竟不墜於地也。古

文雖不合時務。然願諸生無悔所學。

又賈逵傳云。

逵父徽受古文尙書於塗惲。逵悉傳父業。數爲帝言古文尙書。

此後漢傳古文尙書之見於史者之大略也。是孔安國古文。兩漢之儒。未嘗無傳者也。惟漢儒重師承。逸書十六篇。馬融謂其無師說。故不爲作注。其後遂以亡。於是乎東晉之僞古文。遂應時而出矣。隋書經籍志云。

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。同郡賈逵爲之作訓。馬融作傳。鄭玄亦爲之注。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。又雜以今文。非孔舊本。自餘絕無師說。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。今無有傳者。及永嘉之亂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。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。時又闕舜典一篇。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。奏上。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。於是始列國學。梁陳所講。惟有孔鄭二家。齊代惟存鄭義。至隋孔鄭並行。而鄭氏甚微。

就隋志觀之。其僞已不可掩。既云馬鄭所傳唯二十九篇。又云至今無傳者。及永嘉之亂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。則古文尚書亦已俱亡矣。而何以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乃忽得安國之傳以奏之乎。既云絕無師說。則安國豈有傳乎。故丁晏云。

隋書經籍志一則曰晉世古文尚書。今無有傳者。再則曰至東晉始得孔安國之書奏之。敘述甚明。是唐初史臣固已疑其書矣。

其然豈其然乎。至言其傳授之原流。則孔氏書疏引晉書皇甫謐傳云。

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。故作帝王世紀。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。

又引晉書云。

晉太保公鄭沖。以古文授扶風蘇喻字林預。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。卽謐之外弟也。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。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。爲豫章內史。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。